

一个成年人的童话

满 汝 毅 摇 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摇一个成年人的童话 轲汝毅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摇Ⅰ援援援援Ⅱ援援援援Ⅲ援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摇Ⅳ援圆缘缘

责任编辑：龚江红 陈摇恩
封面设计：于克广

Yige Chengnianren de Tonghua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仅以本书献给吾妻李耘女士

执子之手，与子携老

昨日的真情依然美丽

——《一个成年人的童话》代序

孟摇烈

读满汝毅的小说,总有一种感觉,如同咀嚼生活,且能嚼出生活的原滋原味。小说《一个成年人的童话》就是他从生活中咀嚼出来的,散发着一股情深意浓的味,读来不仅令人痛情、滴泪,且迫使你不得不去思索人生,呈现出一种道德力量,发人深省。

满汝毅的小说不仅构思奇,人物奇,语言亦奇。女主人公王耕、春花是性格不同的两个奇女子。而方林、凤德、全福等人则是生活摔打出来的奇男子。作者告诉我,这部小说是穷他一生都难以写尽的。方林虽被错划为“右派”,小说却写出他对人生的真诚,写出他始终不渝地追随革命的内心活动。这就是本书的特殊价值所在!

人们常说:“往事如烟”,也有人说:“往事并非如烟”,说明记忆有足够的容量来存储人生的轨迹。这些被存储的人生经过了筛选和剪辑,留住的都有沉甸甸的分量,都是泥沙里淘出来的金粒。

满汝毅的小说就是他记忆存储中留下的金粒,虽是“昨夜星辰昨夜风”了,但却永远是属于他自己的难以泯灭的记忆。作家的记忆中往事永远是富于故事的。因而这部小说是难得

摇员

的,也是值得一读的。

故事中的方林是一个倒霉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奋进的知识分子。故事就是从他在 1957 年“右派加冕”之后开始的。他与未婚妻王耕本来相约于 1958 年元月结婚,但在 1957 年最后一天被错定为“右派”。这在王耕、方林面前成了一个大问题,何去何从?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分手者有之,离婚者有之,而王耕和方林则举行了一个无人参加的婚礼,婚后背着行李去农场参加劳动了。岂不奇哉。

一个是右派去劳动改造,一个是下放干部去劳动锻炼。

小说的故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在农场中他们撞见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物,他们怎样劳动、生活,这就是他们的人生。王耕和方林在劳动中是积极的、奋进的,他们不仅肯去接受“苦难”,且勇敢地投身逆境,去验证他们爱之纯真,并使当初的山盟海誓,因此而价值永存。小说是极具道德力量的,使人读来可以获得相通的生命体验。

对于 1957 年的反右扩大化,正如给毛泽东主席当过秘书的李锐先生所言:全国“把五十五万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当作敌人了,这个数目等于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而且其中大都是精英啊!这是何等沉痛的教训。”(见《1957 年新湖南报人》序)此正为这部小说写作之大的历史背景及社会意义张目。

这部小说的某些动人情节,几乎可以看作是触动作家心灵深处之往事,而人生的某些往事是值得去回味和思索的。读罢此书,掩卷沉思,心痛难平,不由得想起李商隐那句动人的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华年逝矣!故“此情可待成追忆”,追忆、追忆,昨日的真情依然美丽!

乙酉年摇仲秋

楔摇摇子

一队开拓者高举着红旗，在没膝深的雪原上艰难地跋涉，他们要闯后山头。

后山头是通往冷山乡唯一的山路，闯这条路要翻过几座陡峭的险山。

淡淡的阳光穿透寒冷的薄云和空中飘浮的雪沫，路面上盖着厚厚的雪被，雪被下面是败草枯叶和尖石铺就的一条崎岖的荆棘路。在路尽头处，露出了一个小黑点，暴风雪推着黑点缓缓移动。天越来越冷，太阳也被冻得瑟瑟颤抖，点的移动，越来越真切，像划出的一个惊叹号。这支队伍是省委直属机关的干部，省委在“反右”之后进入整改阶段，决定建一座农场，便批在冷山乡。按理说这是乡里求之不得的一件大好事，百姓听说后乐得脸上像开花一样，可是乡长田喜财竟左挡右挡百般阻拦，打报告说这里通往乡里的公路崩陷，山石滑坡封了路。场长刘春江、书记李洪波、副场长吴云和副书记王宇清连夜开会，向省委交上一份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报告，提出宁可爬山涉险，绕道走黑风口也要把农场建成。报告很快批下来了，三天后这支队伍便上山了。由于不了解路况，他们绕了好多险路。不过对这支队伍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敢于大胆深入到未知地域。尽管这是一支敢冒险的队伍，顽强勇敢，对他们的意志力来说，仍然是一

摇员

场严峻的考验,他们必须穿过这段难闯的荆棘路。他们组成先锋队和后卫队,还有一支抢险队。抢险队从一开始就得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他们一个个肩头扛着大镐和锋刃的铁锹,披荆斩棘,开凿道路。开出一条狭窄的小道后,背着厚重行囊的人们,互相搀扶着,排成一条长长的望不到尽头的行列,一个挨着一个顺着这条小道前进。他们穿得太厚重了,汗流浹背,嘴唇焦裂,背着沉重行李,拖着疲惫的脚步,一里一里向前迈着,脚下踏着厚厚积雪,迎面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稍一不慎便会踩空,下面是峭壁断岩。从远处看这支队伍就是一个移动的小黑点。等黑点翻过一道山以后,才看清队伍中女同志也戴了皮帽,步履踉跄,大汗淋漓。在这么艰难的路上没一个人喊苦,都挺直腰杆,不屈服地朝路的深处挺进。已经走了整整一天了,在天黑前他们还没有闯出山。立春已经过去十天,正是北方的早春时节,山口气流干燥,风冷劲寒,三面险峻,光秃秃的岩石,山风一吹顿感又荒凉、又冷森。在这样的鬼地方,若能坐下歇一会儿,无疑是最有福分的事了。领队王宇清知道冷山乡还没走上一半路,要是休息,怕队伍散了架。想到这些,他闷头不响,加快脚下的频率,猛劲朝前走。看着他这样,谁也不好意思提议歇一会儿。场长刘春江蹿上来拉住王宇清黄大衣的袖口道:“宇清,歇会吧!还有那么多女同志,走山路可逞不得强。”刘春江横身在王的前面一站,后面的人也不管那些,不用招呼都自动地坐在地上。王宇清扫视了一眼,便也坐在一块山石上。这时候过来一个小个子下放干部,从远处抱了几捆枯草,拍着王宇清屁股道:“站起来,小心着凉。”抬手把王拽起来,在他屁股底下塞上一捆草。接着他分别给其他几位领导屁股下面都塞了捆草。

这干部是省里某部下放的,别瞧他个头不高,但眉宇间,山

根之上,明光如镜,特别是那一双眸子很亮,他说小时候曾找人算卦云:“眼白分明,定当富贵,额头明心,命进驿马,当成为大贵大显之人。”谁知这一卦竟成为他终身一梦,便处处用心。今天给场部领导屁股下塞一捆草,也是他的心机。惟有书记李洪波摆手道:“平生,这草是人家放倒晒的柴草,咱用了,会招致人家骂街的,这小名也叫损伤群众利益。”

这个叫平生的小个子干部把头摇得如拨浪鼓:“不碍事,休息完我会把草送回原处的,您坐吧,我的李书记。”说着把他摁在草捆上。李书记身旁站着一个姓康的下放干部,李冲他使了个眼色,这个干部就从李的身后把草拽走送回原处。

无言的休息,真使队伍散架了,有的人嘴里嚼了面包,有的咬着香肠,还有的喝着啤酒,啃着苹果。队伍里有二十余名被定了“右派”的干部,他们阴沉着脸,心事重重地倚着山石痴望着飘飘的雪花。惟有那位“九三”干部老韩头,心胸大,他是又咬香肠又喝白酒,还不时拽一下立在身旁的两位老干部鲁子木和陈森。陈森和老鲁头都是耿直型的人物,陈森师古创新,鲁则天资颖悟,陈鲁两人虽心地善良,加冕陈鲁自从定了“右派”后一言不发,跟谁也不多说话,整天闭了嘴巴。还有一位曾当过处长的,整天以泪洗面,眼睛总是红红的。最抢眼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右派”,在被定成右派后,竟然还举行了一个无人参加的婚礼,而且带了刚刚结婚不到十天的新娘子来参加改造,新娘子是自愿申请下放的。这些抛家舍业的下放干部和“右派”们,人人都带有一种特殊的伤感和离情,瞧着这年轻的“右派”和他的新婚妻子,特别是有几个刚戴上“帽子”就离婚的更为伤情。

这个年轻的“右派”一脸书卷气。新娘子大个儿,细高挑身材,不仅眉眼俊俏且举止娴静,端庄大方。这两人在众人心底不

断掀起波澜。

有人说女的太傻。

也有人说这姑娘才够得上“人”字两撇。

还有人说“他们之间一定蕴藏着某种特异的能量，那能量在牵动心底的某根神经，才迸发出永生的共鸣。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老韩头喝了口白酒酸酸地说。

也有人说：“凡事都要拭目以待，尤其爱情这玩艺。”

也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老韩头摇头，又嚼口香肠道：“也有人就是抱定‘不自飞，长相守……’”

有人晃着头道：“咱们拭目以待？”

本书的故事就从这“拭目以待”开篇。

目摇摇录

楔摇子	(Ⅰ)
第一章	(Ⅰ)
第二章	(2Ⅰ)
第三章	(2Ⅱ)
第四章	(52)
第五章	(62)
第六章	(82)
第七章	(2Ⅱ)
第八章	(Ⅳ00)
第九章	(Ⅳ08)
第十章	(Ⅳ19)
第十一章	(Ⅳ29)
第十二章	(Ⅳ35)
第十三章	(Ⅳ37)
第十四章	(Ⅳ5Ⅰ)
第十五章	(Ⅳ6Ⅰ)
第十六章	(Ⅳ76)
第十七章	(Ⅳ96)

摇员

第十八章	(202)
第十九章	(209)
第二十章	(221)
第二十一章	(228)
第二十二章	(232)
第二十三章	(242)
第二十四章	(252)
第二十五章	(259)
第二十六章	(266)
尾 声	(270)
附 录	(271)

第一章

山湾屯,是冷山乡东面的小屯,小屯依傍在阿什河上,背靠后山头。阿什河原称按出虎水,是距今八百多年前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女真族的母亲河。这一片村屯是金宗室兴起的内地之一,是作为宗室活动的重地。金王朝当年设立管理宗室的大宗正府,先后设有十个宗室将军司。有五个设在大金都城上京会宁府,其他五个分封各地,山湾的后山头是哪位将军的领地,至今没人说得清。有人说是金国大元帅金兀术的领地?也有人说是大军师完颜希尹的领地?走下后山头就是女真人的巨源古城。

事到如今,屯里还留有金人古老的传统遗风,随着时代进展,也渗透了现代的文明。在对待土地、道德、婚姻、家庭、社交、世情等诸多问题上,有传统善的东西,有现代美的东西,也有丑的东西、恶的东西。

一切都是独特的女真式的。

山湾屯里祖辈虽穷,但人丁很旺。土地贫瘠,方圆最平整的土地是河滩地,河滩常跑水,最打粮食的土地都挂在沟脸上。大片平整土地都白花花地长满盐碱,屯里人说这片土地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不旱不涝收个碱“锅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只要能长点庄稼就不会被丢弃。俗话说人勤地不懒,这块

土地总算养育了世代女真人,女真人并不嫌弃这块土地,也不嫌弃山湾小屯。

屯里都是世代老户。山湾屯的男人和女人,跟外界来往得少,他们看到的世界,只是狭窄的一瞥。偶而有几个“屯不错”,赶着大车进城,到过哈尔滨,顶大也就是到上号买点“搭子”、牛绳马套、日用品。也有把车赶到道外“同记”和“大罗新”商场,给老婆孩子扯块布料啥的。这回听说省里要在山湾屯办个大农场,百姓们可都把眼睛盯在乡长田喜财身上了。

屯里最能让人看上眼的房子是乡长田喜财的院子,一靠官道,二依后山,用一个“气”字来归纳,确有气贯宇宙,一柱擎天之感。冷眼看田乡长的住处又是一座普通农舍院,小院内三间木刻楞房,屋檐下生了绿苔,阶前栽了两棵白桦树,一间土坯仓房,房山头的烟囱冒出的炊烟隐约浮在清晨的空气里笔直上升。客厅布置得素净,迎面是红木桌椅,玻璃柜里一色古书,使客厅显得古朴幽雅。田喜财属于那种瘦骨嶙嶙的男子,除了脸上几粒浅白麻点外,还算仪表堂堂。眼睛有神,浮光逼人心性,他不属那种神清睛定式人物,两眼常带血丝,按他藏的一本金朝张行简撰的《人伦大统赋》说:“上长下短公侯相。”为此,他从小就明白自己是大福之相。此刻,他正同一位道人吃早饭,而今日的早饭竟破例摆了酒。座上的客人穿八卦袍,脚下云履,手持拂尘,长得高大魁梧,敦敦实实,紫红脸膛,眼睛特别大。他举着酒盅跟乡长碰盅后一口喝下,也许是喝热了,他竟一把拽下道冠,才使人看出了这道人是伪装,他左手上托着一尊鎏金佛像,右手举着放大镜看得十分仔细,看罢多时,喝了一口酒说:“田乡长,我绝无恶意,您不要生我的气,这件宝贝是假货!赝品!而且还应该有一个配套的双钩如意盘。”

田喜财冷笑了一声,把佛像从假道人手中接过,回手用白绸包好放入木匣。假道人把酒盅伸过来道:“乡长您不要生气,我又不是初次打交道做生意了。”

“上次您收走我的宝鼎,就占了大便宜。”

“您别生气,我说这佛像是假的,不是现代人造的假,是宋人造的,它不是北魏的,北魏的价值连城,是国宝。”

“我不相信是造出的假货,我不相信有这样的能人?”

“乡长您先喝口酒,听我传您几招,所谓造假,是讲究程序的,首先绘制图样,再按图样制作翻砂模具,然后将金、银、铜、铁、锡、镍等进行配比冶炼,熔化成液体浇铸。成型再做刀工修整。刀工活儿细,要按原样修整,刀痕要圆润有力。”

“那这上面的锈还能造假吗?”

“绝对能,根据‘榆木擦漆霉道理,用酒精浸泡漆皮,再用调和颜色的方法做假锈。经日晒生出紫锈,再入土埋藏,还要经常在土上浇人尿,经过冬夏,挖出后佛像表面就会现出斑斑如铺翠的绿锈,乡长您的这尊鎏金佛像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田喜财听了刘文济的一番话,惊讶得像挨了一闷棍,僵僵地立在那儿。说起捣腾文物他从小就受过父亲真传,他父亲是伪满洲国的皇宫守卫,是守卫“小白楼”的卫队,他每日望着这幢外观平平的小白楼,不知道这里面是干什么的?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突然发现这座小楼竟彻夜灯火通明,折腾了多半宿之后,他从窗口看到几十个大箱子,被一件一件搬上马车,接着溥仪的大队人马匆匆出逃。天刚蒙蒙亮,如同一片淡紫色的花瓣,慢慢消融于一片白色微光中,诺大一座伪皇宫寂静得如一座坟墓。

日本人从此也悄然失踪了。

田父便趁一个雨夜，摸进小白楼，破窗而入。开启箱子后，箱内装满了各类小木盒，里面都是一卷卷包锦的书画卷轴，他从未见过、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值钱的国宝，便随手抱了七八件回到住处。待把书、画卷轴藏好后，他人虽倦了，心不死，瞪着猴子一样圆溜溜的小眼睛，直盯着小白楼院内，两小时后，有人一哄，便都闯进小白楼，田父又趁势随大流二进小白楼参加这场大掠夺和大哄抢。

有的抢得多了，嫌整卷书画太累赘，便打开画卷撕下其中的绘画部分，而把前后“隔水”的题签及观跋弃置于地，有的因为没文化，认为只有画才值钱，每打开一个卷轴，发现里面都是字，便索性撕个粉碎，以发泄不满情绪。田父和另两名伪兵，三人同时抓到一轴大卷，打开见上面画有三匹马，画面色彩斑斓，骏马嘶鸣，惟妙惟肖，画风明丽、清逸、洒脱、严谨。三人望着这幅画各不相让，只得一分为三，每人撕得一匹马。若干年后才知道失掉了一个发大财的机遇，虽悔青了肠子，也总算抓到一匹马也就心平了。在他病重时心里放不下的就是这些画，便把儿子叫到跟前嘱咐道：“爹的日子不多了，留给你的这几幅画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不可多得的是这张被撕坏的画，这半张画要妥为保管，是无价宝，一旦有人找上门来讨买，必须可置办三间大房的价方可出手……”老人话没说完，便断气了。老人逝去后三年头上，从北京来了两个人，寻到山湾屯找田父，因为老人已逝，便被人领到田喜财家里，田喜财一怔问道：“你们找他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只是您知不知道您父亲手里有一幅撕下的画？画的是一匹马？”

“知道。”田喜财冷冷地答。

“我想把三匹马凑齐了，特来寻您父亲，不幸老人仙逝。”他

望了田喜财一眼，便自我介绍道：“我叫刘文济，我在广东做文物买卖，这位是我侄子刘源。”

“幸会，幸会！”

“田老弟您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吗？”他的语气显然是试探性询问。

田喜财冷冷答道：“知道！”

“我也知道！”

“既然您也知道，事情就好办了……”

“对，既然大家都知道就捅开窗子说亮话了。”

“那就说吧！”

“您开个价吧？”

“您给个价吧，既然都是朋友，就别捉迷藏。”

“好。”刘文济把右手缩进袖子，田喜财也将手缩进袖子，两个人袖口对袖口，手指头在袖笼中捏动着，刘文济一面捏着，嘴里说着：“这个大数，这个小数？”

“大数小数我不管，反正我指望它给我换来三间房。”

“换三间房？”

“一点不差，这也是家父的遗嘱。”

“若真是这价码，我得商量一下。”

“您尽管商量，我是少一分也不成。”

“我可以看看货吗？”

“货错不了，还是那张纸，原口原碴。”

“没变色？”

“变色能算净货吗！”

“好，三天后回话。”

“口头约？”

“我留定钱。”

三天后，刘文济真的又来山湾屯跟田喜财办成了这笔文物交易。田喜财望着桌上那么多钱，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使他一夜之间变成豪富，也使他的灵魂涌向古董圈的暗流。他决心把钱留起来不盖房子，把这笔钱充作他倒买倒卖文物的资本，他手里还藏着父亲留给他的四幅画。他不敢拿出来，也不敢露富。只暗暗调查地域古董和流失量，其实，他明白古董这玩艺作为可供鉴赏和研究的古代器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实际是一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结晶。然而，大金国历年征战掠来的财宝，在金的故城故地，散落很多。南方的文物商人，也都跟踪而至，加之北方人无知，他们在北方撒开大网，一件一件梳理，一件一件掠夺。他们在这里拉开山头，各霸一方，有东派和南派之分，后来，又有陕军和川军、粤军及洋军之说。其中的大派头子不坐镇，坐镇把关的也惟有刘文济等人。田喜财这一阶段真是跟刘文济形影不离，从刘文济那里学了许多有关古董和制作古董赝品的知识，刘文济领着田喜财走了广州、上海、北京、西安的古董一条街，把那些引领神州各朝各代风骚的古器文物尽收眼底，诸如陶、瓷、青铜、古钱、衣冠、笔砚、字画等。

一次两人喝酒，刘文济喝多了，田喜财又借机恭维了几句。刘文济晃着脑袋道：“北方虽然僻远，但这地方，有买卖可作，有非常丰富的古董资源。”

“刘大哥你是说醉话吧？我们这地方这么荒凉会有什么古董资源？”刘文济又喝下一大碗，把嘴角一抹：“这里是大金国的京城？”田喜财点点头。

“你知道大金国创业的皇帝吗？”

“知道，完颜阿骨打。”